



浩然选集

四



浩然选集 4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0043350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浩然选集(四)

浩 然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21 插页4 字数468,000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7-5306-0740-5/I·655

定价: (平)12.90元
(精)17.00元



一九五五年摄于《河北日报》记者站



一九九〇年摄于山东省昌乐县东村

是血统？是天性？是好奇？抑或是小孩子淘气的习惯？反正我在矿区出生、在矿区长。这么大的我，立刻就爱上了这黄颜色，爱上了农村的黄颜色，爱上了泥土的黄颜色：凡是玩耍，最让我有兴趣的，莫过于玩这黄澄澄的泥土。

我和小朋友们在黄土堆上掏洞玩儿，搭窝玩儿，调沟、垒堰玩儿。

我和小朋友们在—起，用水拌黄土和泥玩儿，做小人玩儿，搓“面条”、蒸“馒头”玩儿。

等到天一暖和，我就^跟随—帮男孩子在黄澄澄的土地上，爬着玩儿，滚着玩儿，互相抓着土块儿和土片子投打和摆撒着玩儿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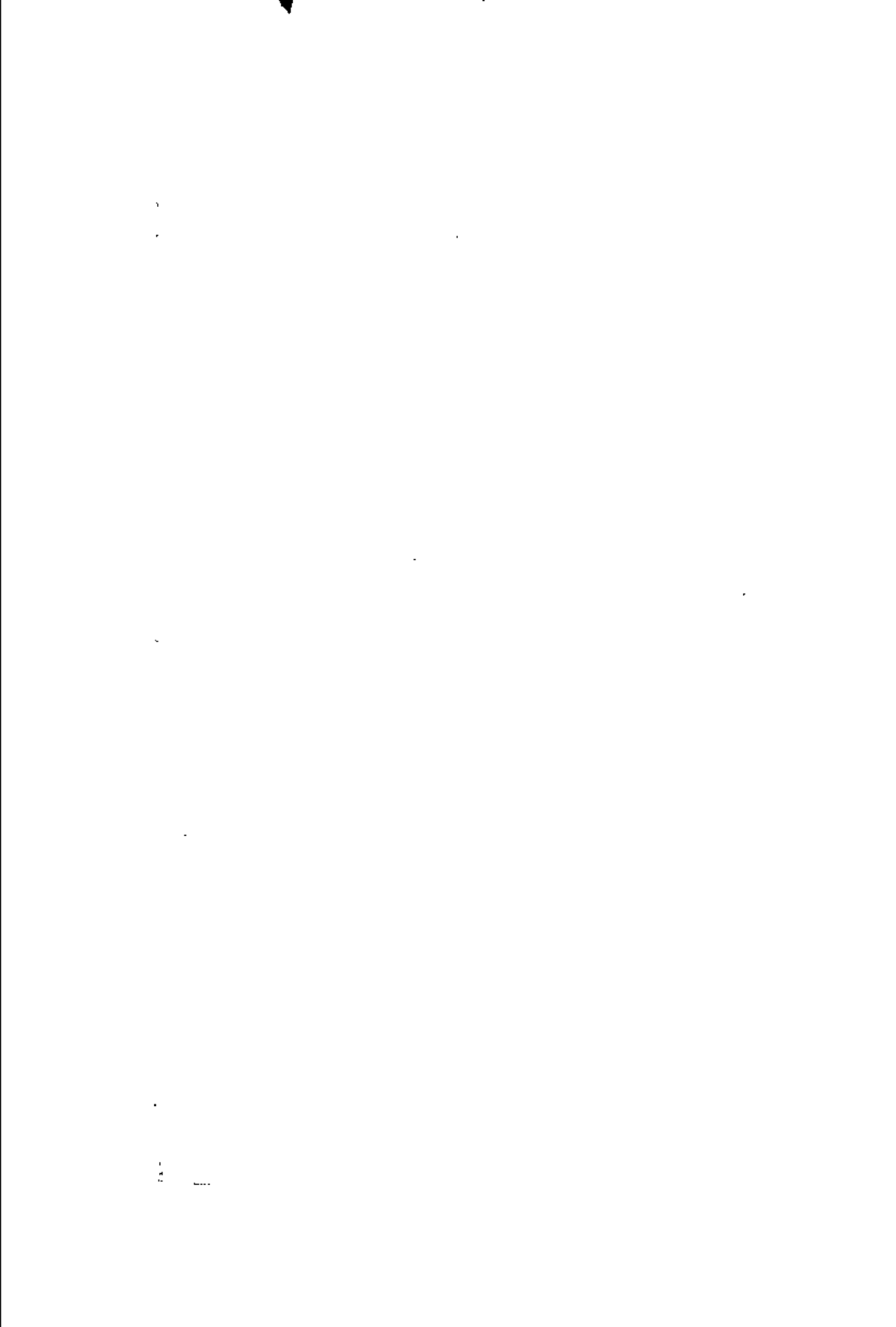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卷 长篇小说

晚霞在燃烧.....	(1)
乡俗三部曲.....	(292)

第七卷

长篇小说





晚霞在燃烧

一 这个故事的“引子”

去年秋收后的一个早晨，天气很好，我的心情也很愉快。遛个弯儿回来，坐在桌子跟前，铺上稿纸，想动笔写一篇专门给儿童看的小故事。刚写个标题，忽听有人敲门。等不及我应声站起来，那独扇门就被推开，敲门的已经自动地走进屋里。

来人是一位女青年，二十三四岁的样子。从她那身打扮和气质揣测，都不象我们这个京郊小镇上的居民。

“您就是作家梁同志吧？没错儿！我在一本书上见过您的照片。”她开口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说，“我从北京来。到处打听您的去向，都没打听到，这回终于碰见了，还算挺运气的。”

我奇怪地叮问这位不速之客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？”

“给您加点工作，有意义的工作。”她这样回答着，不用让，便直往里走，先把鼓囊囊的墨绿色人造革的挎包从肩上摘下来，放在桌子角上，尔后解下蒙罩着头顶的蛋青色纱巾，脱下米黄色的风雨衣。同样自动地坐在我身旁的一把折椅上，一边用手指头梳拢有些蓬乱的“青年式”的黑发，一边自我嘲笑似地接着说：“过去，我的头脑真简单，把创作小说看得特神

圣、特浪漫，又以为自己只要动手去写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通过这回实践，我真真切切地认识到，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……”

我站起身，又坐下；听她这么说，仍然莫明其妙。

她打开挎包，从里边掏出三大本装订在一起的稿子，继续说：“这是我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，写的所谓小说。它转了四个大型文学丛刊编辑部和两家出版社，都被宣判死刑。我衷心地请求您动动手，把它起死回生。您一直写农村题材的作品，您熟悉农民，您接手做这事最合适不过了。”

我终于得知了她的来意，立刻委婉地告诉她：这几年我的身体不好，代替别人阅读和修改这么长的稿子有困难；即使我答应下来，也会拖得很久才能做完，将要让她等得着急；尤其不一定能够做到使她满意和对她有所帮助的地步，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。

她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就连忙地摇头摆手，大声地解释：“我可不是来走后门、攀梯子，求您帮我成名成家的。我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，写出书准有意义。已经费心巴力地写成的这几百页稿子，起码是一堆真实的材料，如果扔在火炉子里烧掉，实在可惜。我打定主意把它送给您，由您结合自己的丰富生活，特别是创作经验，重新写成一部小说，肯定是一本十分有趣的小说。”

我回答她：我向来就靠亲身体会和亲自采访的生活素材进行创作，从不习惯一边翻材料一边写作品。

她听罢，眼睛里闪动着天真而又疑惑的神色，审视着我，沉思片刻，随后用诚恳的语气说：“这好哇。您就把我当个采访对象吧。现在我先用嘴巴向您介绍介绍我的所见所闻，然后

您再看稿子。有兴致的话，这里还有十几封很长的信，也能当材料用。我有把握，只要您能够听我从头到尾地讲完，一定会喜欢这个题材，一定能激发起您的创作热情；最后答应我的要求，帮助我了却这一桩心愿。”

看样子，完全拒绝她不容易，也有点不忍心，我只好停下自己的工作，听她讲。这样，能够把她所写的东西了解个大概意思，比一页一页地读稿子省时省力；当面与她交换交换对作品的看法，也胜于批改稿子和书信往来。

她见我默许了，便把椅子往我跟前拉一下，把两只胳膊搭在桌子边上，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的所见所闻；越讲越有劲儿，不仅时时地伴以眉飞色舞，偶尔之间，还忍不住地张开两手比比划划。

老实说，我是硬着头皮开始听的。她那故事的起头部分，不仅琐碎，冗长，甚至让人觉得毫无意思。但是听了一阵儿，我的心竟然不知不觉地被她那“平淡无奇”的语句给吸引住，被她叙述的几个普通而又非同一般的人物深深地打动，并诱发起许多有趣的联想。我见她讲得嘴唇发干，赶紧给她倒茶；为了让她喘息一下，给她拿糖果吃。这些都是不声不响、轻手轻脚地做，为的是使她不受干扰，使她的情绪不致被打断，而接续着讲下去。到了中午，我的女儿下班回到家，给我们做了饭菜，我们又一边吃，一边交谈起那个故事。傍晚在往车站送她的路上，我还把几处没听太清楚的地方，提出来请她解释和补充。她坐进公共汽车里，我站在车窗外边，又一次诚心诚意地鼓励她：再做一番努力，把她草出的那部小说稿改出来。从材料本身看，以及从她叙述材料的表达能力判断，她能够把小说稿改好。我对她表示：情愿花些时间，助她一臂之力，做成这

件事情。

她冲我笑笑，连连摇头：“说跟写不是一回事儿，我再不受那份罪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已经接受一桩非常非常要紧的，又是我力所能及的新任务；我立刻就要起步在新的路上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，不再当待业兼待婚的人了！……嘻嘻！”她用手绢捂住嘴，笑了一阵儿，随即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梁同志，今儿个能够见到您，把我要说的话不光对您倾吐出来了，还引起您的兴趣和重视，我已经得到不小的满足。我再没别的要求，只希望您插个空隙时间，把这故事写出来，让更多的人看看，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重视……”

迎着燃烧的晚霞，我返回住所。坐在桌子跟前，在那本准备写儿童故事的稿纸上，开始追记起姑娘讲过的故事梗概。

她的故事只讲半天，而我却整理了一周。经过文字的修饰和抄写，就成了这部长篇故事的一部分内容。这部长篇故事的另一部分内容，来自十几封长长的书信。书信出自一位农村男性青年之手，他是一位对生活有洞察眼力，对事物有文字表达能力的小伙子。

下边的一节，是我整理后的长篇故事的开始。

二 她一定比神仙还要“神”

大保的奶奶，也就是袁奶奶，是一位我不该忘记的人，我却偏偏把她忘个无影无踪；可以说是个十分偶然的会，表面上看又毫无关系的人和事儿，触动了我的心，那藏着五光十色记忆的包袱才被翻出来、抖落开。

她好象又回到我的身边。她那手掌很大、骨头节儿很粗的手，好象又在抚摸着我的头，捏我的脸儿；尽管她总是小心翼翼地、轻轻地摸我和捏我，我仍然觉着有点儿疼。别看她不是五大三粗的，属于“清瘦”那类型的人，却特别有力气，连走路和挪动东西，响声都格外大。她高兴的时候见了我，就喜眉笑脸地摸我、捏我；发呆的时候见了我，就愁眉苦脸地摸我、捏我，嘴里还小声叨咕一些我根本听不懂也听不清的话。我不愿意让她摸，尤其不愿意让她捏。我又愿意跟她在一块儿呆着。因为我喜欢她。她实在是个少见的好奶奶！

我家原来住在北京的东城，叫新生胡同，是一片排子房。据说，那儿本来属于一座大宅院的花园、马棚之类的地盘，当然还有高楼大厦，住着清朝皇帝的亲戚。不知何年何月，闹了一场天火，只烧得树光草绝、片瓦无存。以后那儿就成了垃圾堆、粪场子，以及叫花子搭窝棚、野狗咬架的地方。一九五八

年由公家出钱，在那儿盖起五排平房：有两间屋隔个院子的，有三间屋隔个院子的，拨给几个工厂和机关，再由工厂和机关分配给工人和干部居住。我家住的是两屋一个院的，因为我爸爸那会儿是副科长。他要是正科长的话，就能分到三间屋一个院的。

跟我们紧挨着的东隔壁，也是两间屋一个院子，却住着两户人家。一家好象姓鲁，光有一男一女两口人，平时不出屋，不与外人来往，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十分模糊。另一家姓袁，也是一男一女两口人。男的爱说，女的爱笑，常到东邻西里串串门儿。我那会儿还没入学念书，刚懂一点事儿，断不了跑到袁家去玩耍。袁家夫妻都是工厂的工人，下班以后没事儿干，不是摸扑克牌玩，就是鼓捣种在盆里的花花草草。他家养着一只大花猫，虎头虎脑的，不乱跑乱叫，不咬人挠人，总在床边或窗台上蹲着舔爪子洗脸，或是躺在角落里呼呼地睡觉，特好玩。袁家还有一个方方的大鱼缸子，也招我喜欢。从上口看，是几条红的和黑的小金鱼，自由自在，摇头摆尾地游来游去；要是从旁边看，那些鱼的形状就变得特别大，特别胖，一闪一现，千奇百怪！我去袁家，就是为了逗猫和看鱼玩。袁家夫妻俩对我和气，那位大姨尤其活泼可亲，不笑不说话儿，说起话来，常被她自己的笑声打断。

有一天早起，我听到墙头那边的东院里传来“嘎嘎”的叫声。我问妈妈是什么东西叫唤，妈妈告诉我是小孩子哭。

“谁家的小孩子呀？”我十分奇怪地问。

“袁家大姨生的。”妈妈小声回答我。

真新鲜，大姨生了孩子！我要跑过去看看那孩子啥样。

妈妈抓住我，一边往屋里拉一边说：“坐月子的屋不能进